

T234/4932(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6

MAR 1 1954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易經蒙引卷之九

三三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為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二義相似而不同內含四陰如口中食物也故曰含外實內虛則口空之象也上止下動則凡口之飲食言語皆見之只是下動其上則是根著於面不動也貞吉謂所養得正則吉如何人之所養有二一是養德一是養身

閩

蔡清虛齋

著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二者皆不可不正。故必觀其所養之道。正不正乎。如所養者聖賢。大學之道。則正矣。或以異端小道。則不正矣。又必自考求其口實。果正不正乎。如重道義而畧口辭。則正矣。急口辭而輕道義。則不正矣。二者皆以正則吉。不正則凶。觀其所養之道。如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於虛無。崇正學而不流於術數。此所以養德者正矣。觀其所以養身之術。如窮而不屑於嘔蹴。達而不至於素餐。不以貧賤飢渴害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汨其性。則所以養身者正矣。自求口實。所該固廣。故節飲食為養身之切務耳。

自求謂自考也。口實口中食物也。似未及爵祿之類。但先儒每以說而大象本義。以節飲食為養身之切務。則養身不止飲食明矣。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程傳曰。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雲峯曰。槃澗董氏嘗問朱子曰。本義謂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

自求口實為所以自養之道如何朱子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  
下躰三爻皆是自養上躰三爻皆是養人先人而後己者君子觀  
頤之象自上而下云云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養萬物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  
以說之是也

聖人欲養天下萬民以為非一人之身所能周也則於萬民中擇  
其賢者而養之與之共天位也與之食天祿也由是賢者為之布  
其德而敷其惠承其流而宣其化而天下之民皆得其養矣是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也

養賢直為民計也重在民無正字意欲養民非先養賢不可故不  
直曰養萬民而必曰養賢以及萬民本是聖人與天地字對萬民  
與萬物字對

天地之於萬物此養也聖人之於萬民亦此養也則頤之時不既  
大乎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程傳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發其萌芽為養之象  
山下有雷頤與天下有雷物與无妄大槩相類但規模小大不同

山下有雷所及有限也。如天下有雷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廣博而周遍矣。

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則知養身養德之事不止此二者。朱子曰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陽剛在下本能自守而無所羨慕於外者如靈龜咽息不食而以氣自養者今乃上應六四之陰陽既得陰見可欲而動則往從之矣。是為所守不終之義故象云。

朵頤不可謂靈龜朵頤既是靈龜便不朵頤若朵頤則非靈龜矣。

觀我朵頤謂初九觀四而朵頤也。亦非謂四朵頤也。

程傳爾謂初也。我對爾而言初之所以朵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詞耳。

徐進齋曰爾者初也。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詞也。一說我字不同依動於欲字則我誠為指四。

舍爾靈龜在人事只是無求於外而自足者非全是不食也。本義足以不食之言要看得好。孟子謂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此豈人所可為哉。盡之矣。既動於欲則溺於欲矣。故凶。

靈龜只是不食故謂之靈至柔順則不足謂之靈龜矣所謂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陽剛在下是以不食是賢人甘於窮約之象上應六四而動於欲為以非道得富貴者所惑亂也此如東漢之華歆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吉行夫類也

六二陰柔不能自養也若求養於初則以上求下顛倒而違於常理也若求養於上則又非其比應彼將不君與往而得凶也顛頤謂下養於初也對於丘頤說此以象言而占在其中

六二顛頤拂經既顛頤則拂經矣至六四則止為顛頤六五又止

為拂經何歎曰顛頤皆謂以上倒求於下也然單言顛頤即拂經亦在其中矣二兼言拂經者對下文征凶言乃其害也五單言拂經者亦言其害也反賴上九之養亦是顛頤之意下文居貞吉與不可涉大川對言

六二亦柔順中正者何至如此之不利曰自頤言之已是不能自養者自立不得了縱然柔順中正亦只是用於求人巧為媚悅而已曾何足錄哉

以上求下如春秋桓十五年書天王使宰父來求車是也又有求賻求金春秋皆書以說之正顛頤拂經之義也

于丘願又不如顛願亦有顛願而吉者六四是也  
六二固是才弱亦其時勢之不利爻辭云云正為之太息其不利也

求養于初僅拂常耳求養於上則上非初之比其氣高矣必是取羞而無益

于丘願貞凶本義云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以此為例可見卦爻辭之言吉凶亦有以象言者矣

六三拂願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三既拂於願雖正亦凶如飲食男女之養非不正也然以不中

正之人而處動極則必至於徇利而害義縱欲以傷生能無凶乎

十年勿用无攸利甚言其凶也

六三貞凶又十年勿用无攸利者蓋既陰柔又不中正又處動極悖道之甚故其凶亦甚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正謂其拂願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即謂其陰柔不中正又處動極也

六三道大悖蓋窮斯濫者也

六四顛願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願之吉上施光也

易經  
陰柔不能養物而居上則有養人之責然柔而得正雖不能養人而庶幾知所以求塞責者况所應又正則初九之陽也故賴其養以施於下則雖顛而吉程傳所謂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無曠敗之咎故為吉也  
六四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專一而不他求食繼繼而不已則於人為不二於己為不怠乃可以養人而不窮而無負於養人之責矣

虎視眈眈任之不貳也其欲逐逐久而不替也如云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是眈眈之意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是逐逐之意亦為

有分

柔居上而得正則無不正之求所應又正則能應其所求故雖顛而吉然終與井收勿幕其出有源而不窮者不伴故須眈眈其專逐逐其求乃得无咎者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固是拂順然自家既不能養人則賴賢者以養人是亦其正道也故居貞則吉而象傳曰順以從上也若自用以涉險則不利矣以其任大責重故自用則有涉險之象程傳以居貞為處常涉川為處變愚謂本義似無此



意語錄亦如程傳恐是初年之說

六五陰柔不中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蓋陰柔則其才不足以養人不正則其德不足以養人正與六四柔居上而得正者相反然既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將何以釋重負耶其所賴於上九之養者豈徒以自給而已哉如東周之君亦自有東周之民安得遂為元首之比哉故居貞吉但不可涉大川

六五反賴上九之養非特自養寔所以養人也蓋此卦上三九皆是養人者六四顛頤亦是養人者况六五居尊位者乎有欲不做養人者有非也

反賴上九之養一句難於分曉或言六五只是資上之養不復以養人故本義不之及也曰然則本義用居尊位字何為且自古豈有居尊位而無養人之責者乎其曰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但謂頤任人而不可自用耳固非謂專賴上九之養以自贍給也若但賴以自贍給則其位已喪不復足謂之居尊位矣一說反賴上九之養謂五當位而不能自養其人反使上九之不當位者養之此說直截痛快視前說為省力之甚當從無疑即本義之本旨也故下文曰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亦足以相發矣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由頤但就他事任說至利涉大川却是大濟天下之險以其陽剛之才而在上位故也若只空空說箇涉川則陽剛可矣本義又着在上字何為且與六五不利涉大川不相對利涉大川還在由頤之後六五不利涉大川意亦在拂經之後不可涉大川明其若自用則不足自濟也若只作不利涉大川之占則六五既是陰柔不正云云不消言其不利涉大川而占者當亦不至用以涉大川矣今乃曰云云可見是就養道說也不然此文與涉川何預

厲吉利涉大川此卦是頤何緣而又俱說涉川則是就養道說也陽剛則有可濟之才在上則有可濟之資

頤上九是大臣之任大畜剛上而尚賢亦取賢臣之象如大有六五自上九視之又以為賢臣之象易之不可為典要也如此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厲吉則有以使天下之人皆得其所養矣故曰大有慶也此文之義於周公親身見之伊尹亦然天下之得其養者上九之慶也予寶嘗論坤之六五曰成昭之世周霍之臣百官總已專斷萬機

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擬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  
神明無尤於四海見紀聞坤六五此義宜用之匪其彭及有孚在  
道更為切

頤之六爻陽剛則有以自養其在在上者又可推以養人若陰柔則  
資養於人其甚者并失其所資矣六三是也

三三  
巽上  
兌下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四陽居中過盛居中二字似無大義與下文上下二字為對但其  
他四陽之卦何以不為大過其他二陰之卦何以不為棟橈此則

不可畧也者來此卦所以為大過者只緣下面一陰太弱了載上  
不起因并上陰作一類看而取大過之名不然當取他義矣

大過棟橈者四陽居中過盛上下二陰不勝其重則上無所附而  
下無所支矣故橈彖傳棟橈本末弱也程傳曰中強而本末弱也  
棟直承而上字兩垂而下故曰上棟下宇棟在中而直上者觀三  
四二爻可見

上棟下宇棟雖曰上實自下而上也宇雖在下實自上而下也蓋  
棟植於地而向乎上宇啓於極而向乎下  
棟橈者二陰之弱實陽之過也當此者必須過而不過乃可故剛

過而中巽而說行則利而亨矣

大過棟橈是以成卦之象言之而於剛過而中巽而悅行利有攸往乃亨是又從卦中取出好處說乃救過之道也按有可行之道此句以與橈字相照應蓋橈則不可行矣彖辭利往正對橈字言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

或者弄文謂非陽之過乃陰之弱也是不然雖陰之弱實陽之過也使陽不過當度陰之弱而處之不至自取橈敗之愆矣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本卦大過過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皆是不過之義故利而亨

以此味之則下文所謂大過人之材不必指此二句矣

一說剛過而中專指二五不可謂四剛雖過而三五得中也本義

四陽雖過四字在剛過二中之外未當

一說如此則指二五二陽爾何以名為過大過之過指四陽也豈

二過字不同乎主此說景穩不必求新也

內巽外說內巽謂其心之巽而善入於人情物理也外說謂外有

和說之氣能不乖戾於物也此最是可行之道可見過而有不過

者存

巽而說行論理則行字似總承剛過而中巽而說兩句今觀本義云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悅有可行之道其文勢則止以屬巽而說又按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重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俱偏屬一邊今只依文勢講利有攸往乃亨謂利往即亨也故本義曰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利往則對撓字言大過之時非時大過也人當大過之時也以其時事宜於大過也其理正小過所謂過以利貞與時行者也大過二字屬人人多不察耳

大過本是不好字但曰大過之時大矣我則是當大過者也亦主處時之變者言故堯舜之禪受因其子之不肖而過於斷也湯武之放伐因其君之無道民之不堪而過於勇也此非常道萬不得已而後為之者也  
大過人之才不必指上文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說另自泛說為長蓋本文只是大過之時無大過人之才其本義云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濟者只用以明大過之時之大耳  
大過棟橈者言其常也大過之時大矣我則許其大過矣乃主於變而言也

一說大過人之木終不能外剛過而中巽而悅行何也只一箇剛中再無以加矣况巽而說正為善處事處此乃所以克濟也何必拘於過而不過耶過而不過朱子元無有此說且卦辭利有攸往四字甚事都該在裏許了獨非所濟大過之道乎此二者既為濟大過之道則是大過人之才矣故此句繼承上句為通更以隨之時義大矣哉旅之時義大矣哉例參觀之可見其非曲說又按前說以為救過之時亦是此意矣故兩存之以備問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滅木澤之大過也非木之大過也朱子小註曰木雖為水所浸

而未嘗動故君子以不懼无悶則是木大過矣此未定之說也况

澤既滅木其木安能全不動今遇水潦山木橫斲而漂流至摧

橋塞路者亦無算也故定本義時不取

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雖均之為大過人之行然獨立不懼則不悶

隱顯遯世則偏是隱者建安丘氏曰用之則獨立不懼舍之則遯

世无悶愚按韓文公所作伯夷頌則隱者亦有獨立不懼處何必

偏指見用者

遯世无悶又深於獨立不惧矣蓋獨立不惧在朝廷亦可如此在

鄉黨亦可如此甚者至於舉世不合則寧遯世而无悶也然亦有

由仕宦而遜者如高宗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又如微子去之亦是又如梅福挂冠而去不知所之皆仕宦而遜者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六陰柔能慎者巽辭尤能慎况居巽体之下巽而又巽慎之至也故象藉用白茅夫物而藉之可謂慎矣必藉之以茅又藉以白茅慎之至也尚何咎之有

本義曰茅物之潔者此句似不虛設大傳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又曰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只說茅字未曾及白字意故本義闡之亦以補大傳耶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爻象以人事言則是剛稍過而得柔以濟之於事猶利也

陽過之始而比初陰如老父之得才子而足以幹家之蠱庸君之得賢臣而有以振國之衰餘可以類推

四陽過盛二陰不能承之為棟撓今陽過之始而初陰承之是有

以濟其過而補其弊也

參義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二為老夫而初為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上為老婦而五為士夫此但以爻之上下為老幼也斯得之藍田呂氏云呂氏之說見九五本義下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主陽過而言不必依程傳說初二俱過

九三棟撓凶

九三棟撓自撓也蓋以剛居剛不勝其重無過而不過之意所以撓如九四以陽居陰而不過則象陰矣所以象有取於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也

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正所謂過剛則折也自不勝其重也其凶宜矣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據象言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有他吝者任己之是自足以成功資非其人反足以敗事

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為吝何也蓋二雖當過之時

然處得其中故能用柔以相濟若四則以陽居陰剛柔已自得宜

了不必外假他人之助也若更牽於初則以柔濟之過於柔矣所謂

謂隆者其不轉而撓耶

象曰棟撓之吉不撓乎下也

不撓正貼隆字隆則高立不墮故曰不撓乎下也不必用程傳不

正資  
非其人  
耳若資  
得其人  
又何吝  
極有斯  
臨



下係於初之義亦自可陰於上則不撓乎下也  
亦據象言程傳謂不下係於初也更宜詳之愚按爻辭有他吝是  
設戒辭對應爻說棟隆只就本爻取象程傳似渾滾說了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  
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程傳曰九五當大過之時上比過極之陰其所以相濟者如枯楊  
之生華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  
比老婦則為壯矣以士夫而得老婦殊非美也  
九五已是陽過之極而猶曰士夫者上六居五之上視五九為老

得字  
如所  
反為  
貨取也

也

雲峯曰枯楊而梯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老夫得女妻猶  
可生育士夫而有老婦无復生道矣故反稱老婦得士夫士夫謂  
六五也

九五爻象以人事言之則是在我過剛已自失當了而所比者又  
過於柔胥失之矣則於事何濟故无咎无譽

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言本身是陽之過所比九是陰之過如  
君已欠明而其臣又暗父已欠壯而其子益弱尚何譽之有其曰  
无咎者明非已之致也時也運也遇也安得獨咎之

枯楊生華二爻所謂過者都是過時之義。若以君欠明而臣又暗為言者，俱不切於六五過時之義，更顯。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主事言則曰凶，主理言則曰无咎，可以勸忠義矣。此聖人之情也。象傳過涉之凶不可咎也，義益精，意益切矣。

詳觀大過卦爻，大槩一於過便不好，但過而不過者便好。如卦名大過者，一於過也。故棟撓若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為過而不過。斯利往而亨矣。如初六之過於畏慎，是當大過之時而有小過之行，所謂行過乎恭者也。故无咎。若九二陽雖過而有初六之柔以

濟之，故无不利。九三以剛居剛，則一於過矣。故凶。九四以陽居陰，亦過而不過也。故為棟隆而吉。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則是一於過矣。故无譽。惟上六之過涉而於義為无咎，乃殺身成仁之事。又何過之有哉。蓋不以成敗論也。然此文王周公之辭，大槩皆以常道論之。○於孔子大過之時，大笑哉。一句則又是可與權者之事。所謂克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要非聖人不能也。至是則天下之理，只大過一卦亦足以盡之，而無餘矣。

三三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兩字皆死坎險陷也。兩字皆寔。

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寔也。陽陷陰中謂水在坎中也。水

在坎中便是中寔。既是中寔則有水能之外皆為虛矣。故曰外虛

而中寔。

凡水之行必有受處受之者虛而水寔其中。故曰陽陷陰中外虛

而中寔也。一說陽陷陰中以申陰陷之義。外虛而中寔者也。以申

其象為水之義。

中寔為有孚心亨之象。此中寔即是外虛而中寔者也。即指水言

也。即用彖傳水流而不盈之說也。其本義所謂內寔即中寔也。行

險而不失其信。即以申水流而不盈之意。行有常即以由內寔之

意。

中寔為有孚心亨之象。以卦象言固是中寔。以卦體二五之剛中

言亦是中寔。蓋卦象之所謂中寔者正取二五之以陽各居一卦

之中。所謂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寔者也。蓋卦象又本諸卦體

以二五之剛中象水之內寔。以水之內寔象人之有孚。

九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為中寔。中寔以

只為有孚之象。而以兼心亨之象者。蓋人惟中無定主。則心便虛

了。虛則得喪能搖之。禍福能休之。而心不亨矣。所以中寔為兼有

孚心亨之象

有孚維心亨乃行有尚何也人之處險若無孚信而有僥倖苟免之心則心不勝其憂惱是徒足以重其困耳惟能內有孚信而其心亨通身雖處險而心不為險所怵如此則理有能為之機而勢有可乘之便險中獲濟而行有尚矣不然則雖有可出之便而亦自不知所為目見此類最多也此有孚須兼行有常意終始安於義命而無僥倖苟免之心也本義中寔為有孚心亨之象一句是界卦辭之言不可就以有孚維心亨為象行有尚為占通觀六十四卦辭可見

一說卦辭雖分象占若通作占則本義上曰中寔為有孚心亨之象下曰故其占如此似不可強合愚則為當依需卦例需曰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有孚得正之象云矣而下則云故占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云則卦本義象占之疑自可判然矣

三坎三離二卦即太極畫之☵也夫天地之所以造化萬類陰陽二者而已矣水太陰也陰根陽故坎水體陽而用陰火太陽也陽根陰故離火體陰而用陽凡陰中水凡陽中火金者陰之穉木者陽之穉亦水火耳故上經首乾坤而二儀之體立終坎離而二儀

之用行諸先儒之說或未暇及也先天圖說亦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其即此之謂乎水火既為陰陽則所談者應矣若☉即坎離則☵內陽外陰且為坎矣今乃為陰靜☷內陰外陽且為離矣今乃為陽動何也曰不可以此三條當此三畫也畫之陰靜兩條黑者陰也離也其中白條者陰之根乎陽也畫之陽動兩條白者陽也坎也其中黑條者陽之根於陰也不可泥於畫也只於陰陽上分水火之象也若卦則坎本皆陰而陽主之亦如陽動之根乎陰也離本皆陽而陰主之亦如陰靜之根乎陽也無不符合之理蓋在圖之內畫即卦之外畫亦功乎哉

彖曰習坎重險也

謂險而又險也。不是以卦德釋卦名義。又不是以卦象釋卦名義。只是攷字訓義。更重在習字。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兩句純是以水言。就見得有孚之象。卦辭有孚。以人言也。非以水言也。今彖傳云。二者以卦象釋有孚之義也。本義云。內寔而行有常者。正是做那水流不盈行險不失其信模樣。說出入之有孚處耳。

水流而不盈者。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水之

流也。何嘗有盈乎？故又曰：行險而不失其信。本文水流而不盈，就是行險而不失其信。行險即水之流也。不失其信，即是不盈也。不盈何以見其不失其信？蓋盈科則進一坎而渡一坎者，水之性常然而不改移者也。然則只曰水流而不盈可矣。必曰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不如是無以彰坎水有孚之象也。內寔而行有常，以處險言，便是中有定主而終不妄動之意。內寔已是有孚，加箇行有常者，以申常人之內寔也。蓋內寔者行必有常，非行有常不得為內寔。就習坎上說，有孚則只是行有常也。

本義內寔而行有常，不可以水流行險為內寔。意不盈與不失其信為行有常。意蓋水流行險是行字意，不盈與不失其信是有常字意。本文只是行有常意，而本義必冠以內寔者，本卦辭有孚之義，則須用內寔以襯貼之也。此朱子解經之周密處。大凡易中有孚字，要從他來歷說得方是。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觀彖傳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之辭，方知有孚與維心亨相連說，不是兩象並立，但有孚一定心亨，故曰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要着彖傳一以字見得。剛中乃能心亨，剛中只是有孚而心亨之。

義自在其中矣。

往有功言其能出乎險也。處險者以出險為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

矣哉。

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者地之險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人之險也。王公設險不是承山川丘陵說如城池甲兵紀綱法度之類皆是。

地險山川丘陵也。水流者曰川。濬者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大

陸曰阜。

險之時且如此之大。可以其險而小視之哉。蓋易中百物不廢巨細美惡無一可少者。此易道之所以為廣大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皆就用上說。故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蓋城民以封疆之界。固國以山川之險。威天下以兵革之利。此皆其用之所在也。天險取其類爾。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程傳之說俱未精。似只可用往者過來者續講之為當。

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不必說向濟險去。或曰按此例則振民育德亦似不用說入治盡去。曰彼有朱子語錄可據。且易傳亦無定。

例也

本義曰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治人之事亦要已熟而安之主君子言不主所治之人孰且安也

常德行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

習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類習教事者過者抑

之非一抑所能制也不及者引之非一引所能就也朝厲而夕飭

之三令而五申之使其熟於見聞安於軌度所謂誨人不倦也所

以期底於有成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陰柔既非濟險之才又居重險之下則

其勢又難於自免其象則為習坎而入於坎陷矣習坎入於坎窞

只是一義非習坎自習坎入於坎窞又自是入於坎窞也以六三

言入于坎窞而不言習坎例之可見窞者坎中之險可見是險而

又險無可出之理矣其象如此其占則凶而已

既曰習坎而又曰入于坎窞言其不止習坎又入于坎之窞也期

其終不能免

大凡入坎者猶有可濟之理入于坎窞則終不可出矣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此失道當以先迷失道未失道也。及上六失道參看大抵陰柔故不能得其處險之道而益入于險耳。一說失道兼陰柔居重險之下說上六失道亦兼以陰柔居險極。

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下則曰失道凶也。上六以陰柔居陰險極則曰上六失道蓋內寔而行有常有享而維心亨此則得其道者也。陰柔不剛且中是正與中寔者相反况居重險之下居險極者乎。○失道凶也。或曰予以失道專指陰柔而不兼居重險之下然則何以諉入于坎窞之義乎。曰不可以陰柔貼習坎以居重險之下貼入于坎窞也。蓋雖居重險之下其失尤在於陰柔使非陰柔

而以剛濟之則所謂重險之下者分數自減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處重險之中此中字輕看坎有險此坎字亦輕看以其處重險之中其險未可出是有險也不必以坎為險有險為重險。

坎有險在坎有險未能自出也。然視入于坎窞者有間矣。

然剛而得中縱然未能出險而其在險之中亦未為甚病也。故其

占可求小得。

求小得亦只是險中所得而已。故曰未出中也。若出乎險中則為大得矣。

坎有險其詞如何曰六爻皆坎者也使其能出乎坎則其坎為無險矣今也未能自出則其坎為有險矣何難為詞  
參義曰九二剛而得中為中德不失而心亨故坎雖有險而尚可求小得但不能大有為耳如二者非才德之不足乃時命之未亨可為之愍而不足為之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尤也陰柔既非濟險之才不中正又非柔善之行以此而履夫重險之間安有自出之理故其來也亦坎往也亦坎何也往則有上坎在前是前遇乎險矣來則有下坎在後是後又枕乎險矣前後皆險

進退維谷吾見其坎也日有甚焉將入于坎之窞而不能復出矣  
占者得此決不可用也凡一切事皆當退止爾

險且枕承來之坎坎言也入于坎窞承險且枕言也如此則勿用矣

枕是箇不好字故曰倚着未安之意如所謂芒刺在背者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九五居上六四近之有君臣之分但時乎習坎不無艱阻而有不  
得相遇之患然在險之時剛柔相濟人之常情無事則其勢安勢  
安則心縱心縱則難入而上下之情反有乖者有事則其勢危勢

危則其心憂心憂則相求相求則其遇合也轉易矣故不甚拘拘於上下禮際之間但只用樽酒簋而益以誠心其進結也亦不必由戶而入只自牖以進亦自得相遇矣始雖艱阻終得無咎樽酒簋謂不必饗殮牢禮之盛但一樽之酒一簋之穀以將意而其貳也亦不必於酒穀之拘但用缶器以備禮斯亦可矣缶謂貳以缶樽而不必拘於酒貳以缶簋而不必拘於穀承上樽酒簋而言也

貳用缶或拘於益以誠心之言謂始用薄禮而益以誠心殊失本旨蓋樽酒簋時誠心已備了故可只用樽酒簋至是又云益以誠

心者以益之時無復薄禮可言只是誠心而已故特用誠心字非至是始有誠心也

六四在陰之時與五剛柔相際其相得當倍於恒情故只用薄禮益以誠心云云

納約自牖者以權齊經也何害○納約自牖謂以樽酒簋貳用缶而自牖以納約也一氣讀下○樽酒簋謂不必八珍九鼎之富也貳用缶謂不必饗殮牢禮之盛也納約自牖謂不必由戶升堂之儀也此皆當陰之時以剛柔相際之故而不相求全責備也貳用缶明不必復貳以樽酒簋也

此爻謂始用樽酒簋而繼之以缶自牖而進結於君也三句連貫作一事

樽酒簋只是以象薄禮。貳用缶只是以象誠心。納約自牖只是以象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得魚則忘筌矣。○自牖朱子曰非是不可由正。蓋此時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不由戶而自牖。以見艱險之時不可直至也。○自牖要說出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意出大抵與此。時人臣納於君亦因其明處而通之耳。見其易為力也。○恭義曰室雖暗而有明者焉。窓牖是也。君心雖暗而有明者焉。其性之偏長者是也。人臣之進善者將順其所長而

委曲以導之。則吾之言易入矣。

自牖者勢不得不然。非有意要從此進。故曰非所由之正。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本義剛柔相際。字面定本象傳剛柔際也。一句此與蒙卦子克家。剛柔接也。同例。故曰止是四五二字。

一說剛柔相際。蓋九五雖剛而六四能用柔道以入之。所謂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大槩皆是柔道也。故象傳特喫緊此義。曰剛柔際也。愚謂本義在險之時。一句更重。且剛柔之際。還須上情下接。下情上交之意。為要。

說蓋  
泥于水  
流不盈  
之盈字  
也究竟  
天地盈  
虛地之  
盈豈皆  
乎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尚在坎中坎不盈也。坎雖未盈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將必至於既平盈則平矣。平則出矣。

盈平二義相繼其歸同也。但以未出乎險則當下不盈字以將出

而言則當下平字。朱子曰不盈是未平但將來必會平。

雲峯曰坎不盈也。猶有險也。祇既平則無險矣。大凡險陷之地

盈則平矣。平則是平地而非坎矣。故不盈猶是坎前此有以此文

為取象於水者誤矣。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者德也。德心也。未大者時也。不在戒者也。故僅祇既平而

未即平也。

有中德而不得為大者為坎所屯也。屯九五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一例。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係用徽纆拘係之以徽纆也。寘于叢棘從而維之於叢棘也。三歲

不得三歲之久猶不得解脫也。

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如棊者馬砲車俱及將軍再無

生路也。如晉人伐吳吳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其截江鉄鎖及拒

舟缺錐又為玉濬所破杜預等又破殺其將遂乘破竹之勢徑造  
建業而吳亡矣又如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  
以飢饉而又有內變發乎蕭牆之內尚能國乎

陸氏德明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

三三  
高下  
高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陰麗於陽蓋三陰之卦本皆乾也一陰居乾之下則為巽  
居其中則為離居其上則為艮故曰陰麗於陽故曰其象為火離  
陰而用陽也

離麗也陰麗于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不言明義者此卦之  
辭亦是麗意不及明義也陰麗於陽而明明元在陽也故旅本義  
曰艮止而離麗於明

陰麗於陽麗於其內也故曰離陰而用陽也

離陰而用陽按邵子漁樵問答曰敢問火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  
傳漁者曰薪火之離也火薪之用也火無薪待薪然後為離薪無  
用待火然後為用以此言觀則離用之分了然矣

或曰按孟子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朱子以為明者光之離光者  
明之用今曰離陰而用陽何也曰據此卦言如薪燭發光之根處

皆暗是體陰也。其騰上光歛用陽也。據孟子則即此騰上之光歛。是明者光之體也。其光歛所射有以照耀乎物。則是光者明之用也。

一說本義離麗也。陰麗於陽。故一項看其象為火。離陰而用陽也。又做一項看。

離麗也。程傳曰。萬物無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愚謂所主之事。猶云所職之事。蓋居其位而掌其職。亦所麗之理也。故曰重明以麗乎

正

物之所麗貴乎得正。麗附托也。如臣之委質於其君。士之托交於其友。皆要得正。又如危邦不入。邦有道而後入。亂邦不居。邦有道而後居。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之。類都是要麗得其正耳。以至一事一物之間。在在各有所麗。俱要得所處之正。

利貞亨所該甚廣。一切所麗皆在其中矣。

畜牝牛吉。只取柔順意。不必拘與上句利貞意相連。故本義只曰牝牛柔順之物也。

離正是陰卦。上下二陽而一陰麗於其中。柔為之主。全是柔順之

卦也。故有牝牛之象。

下句獨說畜牝牛吉者。聖人作易。原教人卜筮。原是要以開物成務。都是切於百姓日用者。畜牝牛亦一事也。如田獲三品之類。

柔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此節是釋離之為離。而舉天地人所麗以明其義也。

百穀草木麗乎土。百卉中之能養人者。皆謂之穀。草木之實可養人者。皆是也。五穀舉其大者耳。如人倫二字。所該至廣。五倫亦是取其大者。

正韻穀實也。善也。祿也。生也。

重明。泛說君臣。不指二五。柔麗乎中。正方是指二五言。

重明以德言麗。正以位言。君臣皆以明德而麗乎君臣之正位。則以一身之正。而正乎天下之不正矣。乃以化成天下者也。天下風化皆自君臣而出。君臣既正。天下自定矣。

天之精華見於日月星辰。地之精華見於百穀草木。天地二氣所

鍾人物。其精華之盛者。尤在於明賢。即所謂人文也。故而日月麗

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乎天下。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中正有內外意故六二兼有中正五惟中耳以中而該正也此亦要仔細者

是以畜牝牛吉也觀彖傳既曰故亨又曰是以畜牝牛吉也是另提頭可以畜牝牛不連帶利貞說若咸卦曰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便是連帶况本義亦自明白柔麗乎中正則貞矣故亨且柔麗乎中正則柔順之道得矣是以畜牝牛吉也

一說是以畜牝牛吉也亦要兼中正說蓋柔順而不中正亦非柔順之正者故本義曰以卦辭釋卦辭若不兼中正意則此句在卦

體之外矣曰本義例難如此拘如烹以養正聖功也亦綴之於以卦辭釋卦辭之條又如後夫凶其道窮也亦綴之於以卦辭釋卦辭之條如此類者尚多

但是以二字亦要端的蓋畜牝牛吉之義雖不重在中正然麗乎中正亦是指柔也故以畜牝牛吉就綴此辭為有柔順義在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只是○一○個○明○但○兩○番○作○耳○推○此○義○則○繼○明○非○以○聖○繼○聖○矣○繼○明○只○是○緝○熙○意○不○可○以○下○面○文○義○後○明○將○繼○為○證○說○繼○明○以○德○言○明○兼○辭○用○自○其○一○心○一○身○之○間○以○至○應○事○接○物○之○際

無非是明德所在故有以照于四方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剛能動則不能安於下而處明辭其才又足以進故其  
志欲進而其履錯然錯顛錯也急則錯矣此無他蓋躁進而失於  
敬故耳占者惟能敬之則無咎敬之非令其無進也但欲其慎  
而安詳耳况以剛明之資而終可令毋進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不急於進則不至於錯然矣故曰以避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黃離即彖傳所謂柔麗乎中正者然黃離之黃中色也又兼  
中正獨言黃離以中該正也本義柔麗乎中而得其正蓋所麗得  
中就是正也故只曰得中道也

凡所麗得其中正之道便是黃離所該固廣也

柔麗乎中而得其正以人事言之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所行者  
必天下之大道必事其大夫之賢者必友其士之仁者如此之類  
是也自其存心之善言則曰中自其處事之善言則曰正中重於  
正而可以該乎正故爻辭只曰黃離而象傳亦只曰得中道也本  
義則詳之

黃離元吉。泛就人事言。不必指人臣事。

一說黃離中可該正然。此處中自中正。又自為正。考之六五本義。

二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可見要分明。彼又各有所主也。彼之

不得其正。對柔麗乎中說。則是己之所處。本得其道。而時勢之所

遇。則有不得其安者。又一義也。安可為典。要哉。不然。彼之柔麗乎

中。便是此之黃離得中道矣。又安有不得其正之說邪。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

久也。

日昃之離。是乃盛極當衰之日。苟知其盛衰循環為理之必至。而

安常以自樂。聽其自至。斯可也。若或不鼓缶自歌。則不能自處。而

惟大耋是嗟矣。何益哉。適以自速其斃也。

日昃之離。謂是日昃之明。非如日中之明也。言其衰也。大耋。至

也。正韻八十曰耋。年之至也。一註七十一耋。

鼓缶而歌。與大耋之嗟。此猶是假借字上之象也。但象意極輕。終

不可以此為實說。實說則此文只當得人之老。而將死者矣。恐日

昃之離四字。不是專指此一事。故須且實說。分明是假辭。此亦其

一事。

不鼓缶而歌。程傳曰。缶。常用之器也。而不名何器。綱目。赧王壬午

蓋猶云  
此曰大  
蓋猶云  
此曰大  
蓋猶云  
此曰大

卷九

三

便元亦  
素竹意

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渑池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  
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劫之云云集覽正盛酒瓦器也蓋甌碗之  
類或曰按盈缶之義則是瓶罐之屬似長  
相如請秦王擊缶亦以抑之缶不如瑟蓋不知音者亦可能也蓋  
自古有鼓缶之事故相如以請之  
程傳曰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缶  
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道也  
雲峯胡亦以缶為常用之器看來亦是不曰鼓琴鼓瑟鼓鐘而曰  
鼓缶豈非以缶為近而常用者乎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三為前明將盡九二則前明也九四為後明將繼之時九四即  
後明也

九四以剛迫之一說是迫前明也不指六五一說是虛說大抵虛  
說更為自然但之字似無安着可以大過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  
重來為例

後明將繼本是九四之明但以其發得來驟不至旋踵而自滅其  
明然則以剛迫之之字虛說為無疑矣  
大凡繼他人有事者須和緩詳密乃能有濟况當事初而急之莫

有濟者矣。故激變生災。而至於自焚。程傳曰。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啟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

愚謂九四正所謂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秦政一夷六國。遂掃滅百王之法。項籍遂殺子嬰。裂天下以封諸侯。獨為霸王。何暴哉。突如其來如是。以焚如而死如棄如。

因突故焚。焚則死死則棄矣。

焚如者。蓋自離火上取來。朱子亦已云然。又曰。有不戢自焚之意。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言無可久之理。是無所容。即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言。

六五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說見六二爻矣。

一說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是箇立心端正的人。但其處事不正。

况又迫於上下之二陽。左右都是權臣。在已既有所不足。在人又

有所不遜。按此說則中以立心言。正以處事言。六二黃離得中道。

以中該正。以心該事也。如論語論子文。人之子之未仁處。亦皆歸重

於無私心。而自該得當理。是亦一說。尚未知孰是以俟問。

六五憂懼。至於出涕沱若。而又繼之以憂懼不已。焉憂懼之甚也。

所以憂懼者恐不得保其位也。然危者使平終必得保其位而吉矣。六五爻辭未見是能憂懼處，只見是可憂懼處。全是戒辭，非象也。看來六二亦迫於上下之陽而得為黃離之吉，何也？一則得中而且正，二則方中之時非日昃之離也。若六五則後明將盡而且不正，故其辭危也。上六泣血漣如，又甚於出涕沱若，蓋離五猶只是危，屯上六則無道也，故辭亦有別。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言以憂懼而得麗乎王公之位也。不可以本義以陰居尊當此一。句蓋麗王公也是出涕沱若戚嗟若以後事，即所謂吉也。

六五本是王公，味麗王公也。之詞則知諸卦之五所謂尊位者，不必皆謂天王，凡諸侯之各君其國者亦足當五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朱子有嘉折首是句，程子分有嘉屬上折首連下與獲匪其醜相對。朱子蓋非之，而有此說。今當從朱子說。

上九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王用此以出征則有嘉折首獲不及其醜而無咎矣。

有嘉折首由其剛之遠而威自震也獲匪其醜由其明之遠而刑不濫也

及遠二字於爻果何所取曰以九居卦之上剛之遠也處離之極明之遠也

剛明就本身之德說威與刑就其見於行事說亦有差別

有嘉折首有嘉全在折首上兵事但得折首便是有功不以獲醜為尚也故胤征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逆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可見折首之為有嘉而朱子所以定此四字為句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或說是正我之邦或說是正他人之邦大抵此以王者言王者無外雖正他人其實亦其邦也

孔子於此等處皆有救其末流之弊意在如云利用侵伐征不服也又云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皆是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之意明非窮兵黷武也

愚讀上經至離乃於彖傳小註得一說甚愜愚鄙懷也節初齊氏曰龜山楊氏云火无常形麗物則有形最得本旨人之生也得水為精得火為神其合也氣聚而形成于有其分也氣散而神泯於

無蓋精所以為形而神麗於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日月麗天，百  
谷草木麗土，其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



